

川島芳子秘史

趙晴秋

親王之女浪人之「鬻」

號稱東方瑪泰哈麗的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是當代最富傳奇意味的女性之一。她的香艷羅曼史，驚險奇行的女間諜生涯，時至今日為止，猶仍是街頭巷尾，茶餘酒後最佳談資。然而，前清肅親王善耆之女，日本浪人巨擘川島浪速的義「子」、祕書，兼風傳曾為「禁衛」的金顯珪，川島芳磨，究竟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以下所刊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日本每日新聞記者所撰的一篇訪問記，可以說是最權威、最接近事實的報導，特予譯，以饜中外讀者。

川島芳子的養父，日本人川島浪速氏出售東京淺草、草津等地財產，定大連為他永久居留地。當他在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十月二十三日坐着香港丸（船名）二次來到大連時，他帶了一位新書記，看來年紀不過十六七，是個眉清目秀的美少年。這個美少年便是有名的川島芳子。大連的新聞記者和寫真隊，爭先恐後去包圍她，搜集材料。可是她很機警，手抱着船客的小孩，一

轉眼間便不見了。

川島的大連住家，在大連聖德街五丁目一番地，小小建築，有一層樓，樓僅有十席和六席兩間屋子，陳設是日式和西洋式兩相參和的，十席是客室，六席便是這少年祕書芳磨的辦公室。

記者往訪，正是十一月八日晚八點鐘，在客室中沙發上坐候了一點多鐘頭，因為當晚浪速氏領着少年祕書以及她的姪女元子、蓮子，去大和飯店赴男爵壽島少校的夜宴。我（記者自稱）同下女用鄉音親切的談着，等他們回來。室中的陳設，頗可窺見芳磨君的愛好，一切都滿帶稚氣，並且很適合浪速氏的性質。

「小姐是個很熱心快腸的人，雖有盛怒的時候，可是離了她，便覺得寂寞起來。以前若是叫她『芳子小姐』，還要罰五分錢呢！」

下女一面說着，一面注視到我所拿的照像機，顯出擔心的樣子說道：

「小姐最討厭照像，不叫人照她的像。你若把這個拿出來她一定會生氣來。」

到了十點鐘，我等不住，下了樓剛要出門的當兒，他們都回來了。已成雛子的川島浪速氏，立在門內現出不知的樣子，望着記者，神完氣足的说道：

「呀！X君，對不起，叫你久等了，我供給你一些好材料，明天很忙，就是今晚罷。」

川島氏領着我上了樓，重複回到原處。當我正和川島氏筆談時，芳磨君穿着棉布的極簡樸的日本和服走進來。

「讓你久等了，對不起，因晚餐照約定的時間遲些，所以亂了定例了。」

她談話時，精神雖然很好，可是一想到胸中所深藏的懊惱，却不能不叫人不替她掉淚。是年，便把女性最重要的頭髮剪去，並且曾兩次企圖自殺，不是胸中有難言的苦惱，又何以致此呢？她平常談話，很不願談及她的身世，若有人稍為談及，她便急忙另轉話頭。記者今宵是想打開她的祕密心扉，為世界女性貢獻一些資料。幸而她竟出人意外，自己把她的祕密鐵扉開了，以下便是她不摻一句虛偽的現在生活自白：

二重人格一頁辛酸

「我今晚是第一次真實的談我的身世，以前從未對誰說過，可是對你們新聞記者談話，你們怕覺得很怪罷。新聞記者大都是隨聲附和，遇見他人悲觀的事體，半分游戲似的，採作新聞的材料，藉作自己噉飯的交換品。我爲你們所愚，理屬當然，可是你們是你們，我是我，我自有我的目的。」

「我重來此地，每天許多的來客，及無數的應酬，異常的忙碌，家中的事，都沒整理，所以沒有捉筆的餘暇。我自從改變男子生活，不但一切生活都簡單了，第一，無聊的書信，減少了許多，真和得救一樣。我現在在這家庭裡，替父親（川島氏）當祕書，兼少爺，並且有時客來了，從事烹飪；有時更換被褥，從事縫紉；有時裁製



十六歲以前在松本女校就讀時的川島芳子，已是艷名四播的名女人了。

下女的衣服，有時刺繡桌椅鋪墊。中國僕役晚上八點，下女晚上十點，我便叫他們安息去了。每晚我照例按摩我的父親，按摩後便整理我日間的筆記和筆談，就寢時，多屬二點鐘了。早晨六點鐘便起床，到皇道會大石先生那裏學習柔道，若不去學習柔道時，便幫下女們灑掃。凡逢日本祭日，便叫下女休息；若遇中國節日，便叫中國僕役休息。天長節（日皇誕辰）則在家中黃窩點（Oden）日本一種食物，用麩芋凍和黃醬雜糞而成招待親友，一同會食。洗滌衣服，概於每星期二星期五兩日行之。每天早晨，命下女打掃佛堂，命僕役燒香。父親照例要坐三十分鐘早禪，我也想學他，因爲很忙，還不能實行；此外每晚沒有客人時，家人都圍坐在一塊兒，互相傾吐滿腔的不平，並且不平的焦點常常在我，我時時吐出極憤慨的言辭，既而我又謝罪，因此下女和僕役都喜歡我，都說沒有少爺在此，他們早就告辭回家了。

「最近我大哥的女兒，也從北京來了，住在離有四五家的一個鄰院。最初元子和蓮子都嫌我粗率，不到這裏來，近來却每天都來玩了，都說沒有我在，會感覺寂寞。」

「我真是二重人格的所有者，一面有很爽

快的美國式活潑性質；一面又抱着全然與此相反的憂鬱心情。有時感到難言的寂寞，獨自一人啜泣！我生來原是個很寂寞的人，因患肋膜炎，強習弓馬，遂變成了活潑的性質。」

「我九歲時，曾形式的學過坐禪，自大正五年（即民國五年）後，父親（指川島），漸事游樂，沉醉於醇酒婦人，我便隨着我鹿兒島的母親（川島前妻）每天到郊外去，從事毛線編織和寫生，在最寂寞的生活中，安慰我的母親。那時藤間靜枝已經做我父親的妾了。父母不睦以後，母親常爲我的事，爲我父親斥責，母親常在我跟前謝罪，常說『總是親王的皇女，我在這裏請安謝罪』。母親遂因爲我的養育，責任過重，結果和我父親分手。母親去時很漂亮，例如我父親的衣服，她都分類收拾在衣櫥的抽斗中，那個抽斗中是常服，那個抽斗是禮服，一一都標識出來；並且好像爲靜枝省事似的把抹布都縫疊了好些，然後纔走。靜枝也是個很能幹且賢惠的婦人，尚不忘我母親的恩義，常常和我母親通音訊，雖說是妓女出身，只要是上等人還是高尚。她也很愛護我。母親後來回到故里鹿兒島，娘家因爲她已是出嫁了的人，不許她回家，她也便不回家，在鄉里另立了一個家，從事教授茶道和插花的生涯（日本女子未出嫁前須習烹茶與插花藝術，有專以教授茶道與插花爲業者）。雖有人勸她破鏡重圓，她總以爲覆水難收，雖父母的話，她都不聽。我現在所穿的日本服，都還是鹿兒島的母親費心做成的。」

父女之間幾許流言

「母親去後，父親的身心也漸漸鍛鍊起來了。我十二歲時，曾和他去過華嚴瀧（日本呼瀑布為瀧，華嚴瀧為日本日光山有名的瀑布），又去過道灌山的瀧壘，藉以練習膽力。你看我的手腕，現在還留着刀痕，這就是小時為我父親所砍的，因為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在路上檢到兩個錢，當時母親很疼愛我，我從未手上拿過錢，因此見了錢，我很覺得稀奇，便拿回來給我父親看，父親便罵我，說這不是武士應拿的，快把它丟了。我因為錢可以買東西，非常高興，便說：『武士要是沒有錢，甚麼也不能買，雖是武士也不行。』父親便生氣，說不丟掉，便要把我殺死，我還是不丟。父親以為說是殺我而不殺，是教人虛偽，於是便拔刀來殺我，當時大概是用刀背來砍，不料誤撞了一下，便留了現在的傷痕。我自小就受父親這樣的訓練，父親守着古代武士的態度，很是頑固，現在尚且時時練習拳棒。像我的傷痕這類的事，都是我修養不到所致的。」



二八年華時的川島芳子，改穿男裝，從內心以至外表，激頭激尾變成一個男人了。

「我兄妹共有三十八人，現存的還有二十二二人。二十二人中間，男十四人，女八人。現在襲位的肅親王，名叫憲章。此外元子蓮子的父親，因還未覓得適當的住所，現在隔此有四五家遠，另租了一所房子。七爺在北京，名憲奎。八爺名叫憲真，他哥哥，現在已入軍隊。十一爺憲原，目下在日本在士官學校騎兵科肄業，十三爺憲雲。姊妹八人，長的名末子（三〇）次玉子（二七）瓊子（二五）重子（二五）璋子（二五）珩子（二四）其次就是我一（一九），我之次名叫珣子（一七）。末子現在旅順公學堂當先生。玉子出嫁到天津升允的家裏。瓊子最近也要到旅順來了。瓊子出嫁到北京，珩子尚在北京王府，珣子也未出嫁。我的生母（指肅親王妃）名叫夢子，但這不是她的真名，不知甚麼原故，真名總不使我們知道。她當初與正房，此外尚有一人，總共三人，一同入選，親王特別寵愛我母親。母親所生的子女中，只有我一個女兒，因此最痛愛我。同胞的兄弟，共有七人，長憲立（二二）現在上海同文書院讀書，次憲方（二〇）現在早稻田中學，第三就是我。我的中國名字叫顯珣，又叫東珍，就是親王藉以象徵東洋珍寶的意思。我獨得親王的撫愛，遂使多數兄弟羨妬，成為怨府。我的母親，也因此為多數夫人所苦。第四憲

基（一七）也在早稻田中學，又次憲開（一六）現在肄業松本中學五年級，又次憲容（一四）在旅順一中五年級，又次憲東現在這裏，肄業大正小學六年級。多數兄弟中，可貴的只有憲開、憲東，其餘可以繼父親親王遺業的實在太少，多思利用肅親王的名，貪圖權利，不惜損及肅親王家的名譽，真叫人怒惱。不知怎的，中國人竟這樣的利慾薰心，固執不捨，使我想愛他們也無從愛起了。」

「當我去年五月離開大連時，常有人宣傳我和我的父親間有不名譽的事，所以我父親十月來接我時，怕受世人的誤會，叫我回北京，依我住在北京的哥哥。我當時便說：『世人既有這種風說，若是叫我回北京，反足滋生疑惑；即使見諒於世人，我去以後，誰又來服侍你呢？』兄妹中能代我的，又有誰呢？我從小直到現在，受你的恩養，並且親王把我託寄你，纔瞑目而死的。世間無論怎樣說，我決不忍為那無聊的風說，把你撇下不顧而去。』我到底沒離開我的父親。以後我便全棄去女性的人生，我覺得國家與皇帝外，一無所有。普通的人，像我這樣的年歲，自然出嫁的問題，是最大的事，因此親友間，便有種種提議。可是我是不認做問題的，我一面須為無嗣的父親盡孝，並且也沒有一點與會想到那些事情。我曾記得生父在旅順臨終時候，握着我的手說道：『你是我的好兒子，你到老都不要忘記你是中國人，你是肅親王的兒子；並且你應當半分是中國子，半分是日本人。』我是東洋女子，所以我只在暗中努力，雖最初就曉得難以成功，但已決心為

這一生的努力到死。你不要笑我身為女子近於虛誇，其實這是我一生的宏願。

我行我素笑罵由他

「如大和丸的事件，松島聯隊將校問題，世間皆認做大事，轟傳一時，自我看來，真是毫不足取的小事。我雖打了大和丸，與其說是我打了，毋寧說是替我父親打的。我終是個能力不充分的

女流，所以惹起種種誤解，種種誘惑嫉妬迫害等麻煩問題，叫我父親受累也就為此；引起兄弟嫉妬也就為此。我在這樣可詛咒的環境裡，所以我當大和丸事件，是死了一回的女子。第二回想死也沒有死成，以至第三回。當我父親親王在大連病篤之時，我的母親見我父親無望，仰毒而死，我那時正遇學校考試，考試未完時，都瞞着我，不叫我知道。及至聽見雙親病已危篤的消息，奔回家時，大家都伺候在我父親親王病榻左右，我母親病在病院，好像沒有一個人理會。我即刻便到病院去探問母親，走到病院一看，卻沒有像這樣的病人，又趕去細細打聽號房，便叫我吃驚不小：母親已在十天前死去並已經埋葬。他們這種無情的舉動，真叫人憤恨。後來便叫我哥哥領我到我的母親墓前，我一看見墓上的新墓碑，當時便昏死在地下。這次的死，已經是第三回了；我自己把我當做已死的人，甚麼華衣綠髮，都無顧惜的必要，所以毫無留戀的把我十九年來好容易蓄成的美髮，完全割棄了。

「老實說，當我剪髮的時候，我拿着剪刀的手，都震顫得不能自主。當時正值庭園中的蒿子菊

盛開，我便含痛在將萎的花叢中，用照像機撮取最後女裝的小影，以作追憶紀念。

「以前你們很愛我似的都叫我『芳子，芳子』，現在你們若那麼稱呼我，我却不感謝你們。於是我遂以十九歲為一期，隨着春花萎謝，剪了頭髮，脫離了女性的世界。第一就是從前每天常要接數十封來信，現在差不多全沒有了，我很感着幸福。」

「世間的風說，無論怎樣，是無足輕重，日本古俳句（一種詩）有云：『人是我，我是我，閑古鳥』（按閑古鳥為日本鳥名，即野鳥，此處借用，象徵兩不相關的意思。）我從此將隨我的所用，過我的生活。父親（指浪速氏）近來也會諒解我的心情。說到父親，真是日本的重寶，像父親這樣通曉中國宮廷的人，再沒有第二個。現在若到中國去，中國的皇上，還要親自來獻茶呢！此外，還忘了說一件大事，就是我做我父親（指浪速氏下同）的養女由來。

「父親是個精通英法兩國文字，正是中國所謂的『人格者』。肅親王從日本借來，做他的外臣，頗加重用，後來並從親王取得二品官銜。親王曉得我父親夫婦不和，頗為擔心，以為是沒有子女，所以反目，說定將愛女東珍，借給川島一年。後來滿了一年，父親也沒有把我送回；親王也知道父親是為國家盡力的柱石，遂把我永久託給父親了，一直到今日受着父親的撫養。我此後對親生父母的盡孝，對養身父母的報恩，對落魄皇室上的盡忠，實為我一生的事業；世人的毀譽褒貶，是絲毫不足介意，嘲笑任由他們嘲笑，我是向

我的人生路上走去的。

「我每當深夜靜不能安眠的時候，獨自對鏡，悄然望着我自己的變相，不知怎的總感着一種淡淡的哀愁，不禁對女性抱着無限的同情。因為是女性，周圍都是誘惑的魔手環伺着，引起種種的糾葛，受着種種的迫害。你看，雖是蟲獸，凡屬懦弱的，不是都有一種保護色嗎？我是懦弱的女性，為保護我自身的安全，所以選取與野獸相等的男性的保護色，改變了男裝。近來從男性來的誘惑，真都形消影滅了，奇怪書信的數目，也減少了，只此對男性的勝利，真感着痛快。」

從女性人羣中脫出，到男性社會的川島芳磨，一面阻咒着浮薄無情的世界，一面滔滔不絕的毫無顧忌的敘述過去的一切，好似非談到天明不止的氣勢，記者真是有些吃不消了。於是悄然告別而去。漫長的秋夜，已經是深更十二點鐘了，仰視天際，像芳磨君秀眸似的星星，正亮晶晶地閃爍在清澄的一望無際秋空裡。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